

三十六计实例点评
(十四)

苏卓 编著



目 录

借尸还魂	1
施计要诀	1
施计案例	3
辅国欺帝罪有应得	3
拓跋兼收并蓄 鲜卑人复国强邦	16
乱世逢佳缘儿皇帝发家	23
借私情为尸夺权柄还魂	38
借拜上帝教建太平天国	42
康有为施计改制 借孔子扫除障碍	50
攀龙附凤小人得势	51
有奶是娘丢祖无妨	69
借尸还魂黑手遮天	83
杜月笙扶摇直上 依靠山扬名江湖	95
英雄出少年 借魂成英雄	115
借旧钞上的“船”赚来滚滚财源	117
福勒筹资出新招冒险经营获成功	119
丢包施急策踩脚捉扒手	120
麻原借尸是宗教还魂邪教祸众人	122
借总统之名洋酒进美国	142
借英王子婚礼扬望远镜威名	143

借尸还魂

施计要诀

打着别人的旗号

刘备借荆州

寻找靠山

借腹生子

以贷还贷

【译文】

在战场上，对双方都有用的难以驾驭和控制，不可加以利用，凡没有作为的，往往要依附求助于他人。利用那些没有作为的并顺势控制它，从而达到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我指使支配别人的目的。

【溯源】

借尸还魂：原意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用在军事上，是指利用、支配那些没有作为的势力来达到目的的策略。战争中往往有这类情况，对双方都有用的势力，往往难以驾驭，很难加以利用。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势力，往往要寻求靠山。这个时候，利用和控制这部分势力，往往可以达到取胜的目的。

秦朝实行暴政，天下百姓“欲为乱者，十室有五。”大家都有反秦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就难成大事。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被征发到渔阳戍边。当这些戍卒走到大泽乡时，连降大雨，

道路被水淹没，眼看无法按时到渔阳了。秦朝法律规定，凡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戍卒，一律处斩。陈胜、吴广知道，即使到达渔阳，也会因误期被杀，不如一拼，寻找一条活路。他们知道同去的戍卒也都有这种思想，正是举兵起义的大好时机。陈胜又想到，自己地位低下，恐怕没有号召力。当时有两位名人深受人民尊敬，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温良贤明，已被阴险狠毒的秦二世暗中杀害，老百姓却不知情；另一个是楚将项燕，功勋卓著，爱护将士，威望极高，在秦灭六国之后不知去向。于是，陈胜公开打出他们的旗号，以期能够得到大家拥护。他们还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巧妙地作了其他安排。有一天，士兵做饭时，在鱼腹中发现一块丝帛，上写“陈胜王”（这个王字是称王的意思），士兵大惊，暗中传开。吴广又趁夜深人静之时，在旷野中学狐狸叫，士兵们还隐隐约约听到空中有“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他们以为陈胜不是一般人，肯定是“天意”让他来领导大家的。陈胜、吴广见时机已到，率领戍卒杀死朝廷派来的将尉。陈胜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他说：我们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死，也要死出个样来。于是陈胜自号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占大泽乡，天下云集响应，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后来，部下拥立陈胜为王，国号“张楚”。

【题解】

借尸还魂也是一条成语，是比喻已经消亡或没落了的势力或思想等，借托别的名义重新出现。

作为一条军事计谋，则是指利用愿意依附于我，且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力量，来争取军事上的主动。

施计案例

辅国欺帝罪有应得

肃宗、代宗时期，宦官对政局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李辅国就是权势显赫的宦官之一。

李辅国(703—762)，本名静忠。出身贫寒，年少时迫于生计，被人阉割，送入宫中。李辅国早年在皇宫的马厩中干杂役。在皇家的马厩里干活，属于最底层的宦官。皇亲贵族官僚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李辅国长得丑陋，但略通书计。他不甘心在马厩里了却自己的一生，他要出人头地。开元年间，高力士权倾朝野，朝中达官贵人都攀附于他。李辅国后来因为能奉迎高力士，在四十岁时被提拔为管理马厩帐目的小官。为了取悦上司，李辅国勤勤恳恳，办事非常认真，把马养得很好，帐目也清清楚楚。天宝年间，闲厩使王很欣赏他的才能，后来就把他推荐到了太子李亨府上，当了一名侍奉太子的宦官。他从此便寸步不离太子左右，逐渐成了太子的心腹，这为他以后的发迹提供了条件。

唐玄宗统治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天宝十四年(755)冬，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安禄山挥师南下，河北诸县纷纷沦陷，唐政府军不堪一击，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陷了郑州、洛阳，逼近潼关。唐玄宗惊恐万状，急令各地募兵平叛。由于用人不当，指挥失误，叛军攻下潼关，直逼长安。在这危急关头，玄宗率领家属及亲信逃出长安。当行至马嵬驿时，饥饿难忍的将士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处死杨贵妃，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马嵬驿兵变。

当时，太子李亨奉命在后安抚百姓，百姓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要求太子留下抗击叛军，一些官兵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李辅国对太子说：“近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在李辅国等人的说服下，太子决定留下平叛。之后，太子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李辅国又奉劝太子迅速称帝，以便稳定天下民心。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甲子日，太子李亨即皇帝位，这就是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李辅国因拥立之功进一步取得了肃宗的信任，又因他“小心恭慎，昼夜不离舆卫”，逐渐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太子家令，成了肃宗的心腹。不久肃宗又任李辅国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军政大事悉以委之，被肃宗视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肃宗很信任他，史称“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从此他有机会参与军政谋划，权力越来越大。

李辅国深知自己出身贫贱，再加上羽翼未丰，在宫中没有多大势力，所以还不敢专横跋扈。为了取得人们对他的好感，在外表上他常以佛教徒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不吃肉，不喝酒，朝事之隙，手拿佛珠，双目微闭，像在念经一般。再加上他办事小心谨慎，不出差错，因而朝中大臣对他并不猜忌。

肃宗在灵武称帝，是形势所需，玄宗让位给儿子，也是不得已之举。至德二年(757)，玄宗自四川归长安，居住兴庆宫。开始时，玄宗可以在兴庆宫内自由活动，在高力士、陈玄礼的保护下，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肃宗还派了一些旧宫人和艺人服侍玄宗。兴庆宫里有座长庆楼，南靠宫外大道，太上皇常在楼上饮酒，有时向楼下观望，百姓经过这里，看到玄宗往往跪拜并高呼万岁。有一次，剑南道的奏事吏经过楼下，上楼拜见太上皇，太上皇让公主宴请了他。又召见将军王铎等，赏赐给他们许多财宝。这虽是件小事，却引起了肃宗的注意，他害怕太上皇复位，因此十分警惕。在肃宗的制约下，玄宗的权力逐渐减小。玄宗曾有意以礼改葬杨贵妃，但因受李辅国阻止而罢。乾元元年(758)十月，玄宗幸华清宫，十一月即匆匆返回。其原因主要是跟随玄宗的从官都不是自己熟悉的，而是肃宗派来的。玄宗受到控制的情况由此可见。玄宗在兴庆宫，每日郁郁不乐，有时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舞)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这反映了他权力丧失后的惆怅心态。

肃宗一时也没有放松对玄宗的监视控制。张皇后和李辅国也不愿意让玄宗复位，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地位和势力。特别是李辅国，他出身微贱，又曾奉侍过高力士，高力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二人有交往时高力士也是爱理不理的。李辅国认为，玄宗复位后，自己肯定要受到压抑。李辅国也猜到了肃宗的心思，为了肃宗，也为了自己，他经常挑拨玄宗和肃宗的关系，对兴庆宫里的活动“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随时都向肃宗报告。他曾对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

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肃宗假装哭诉道：“圣皇仁慈，岂容有此？”李辅国知道肃宗的意思，就说：“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李辅国这番话正中肃宗下怀，但嘴里又不好说什么，实际上是默许了。

于是，李辅国秉承肃宗的旨意，对玄宗实行了步步紧逼的措施。兴庆宫原有三百匹马，他传达肃宗命令，取走二百九十匹，仅留下十匹。事实上，肃宗口头上不便发出这样的命令，所以史书上记载李辅国“假传圣旨”。玄宗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非常痛心，长长叹了一口气，对高力士说：“吾儿为辅国迷惑，不得终孝矣。”

肃宗和李辅国步步紧逼，最后就上演了逼宫戏。有一天，李辅国先叫六军将士又哭又闹又磕头，请求肃宗让玄宗搬到太极宫去住，肃宗假装痛苦没有回答，实际也是默许。上元元年(760)年七月的一天，李辅国传旨，请玄宗游览太极宫，玄宗无奈，只得和高力士等人前往，但当玄宗从兴庆宫走到睿武门时，预先埋伏好的五百多士兵突然冲了过来，拿着明晃晃的刀剑，挡住了去路，李辅国杀气腾腾地大喊道：“皇帝以兴庆宫湫陋，迎上皇迁居大内。”玄宗大吃一惊，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亏得高力士在身边将玄宗扶住，并斥责李辅国：“李辅国休得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好下马。高力士又代玄宗向诸将士问好。将士们听后，忙把兵器收回，高呼万岁，伏拜在路上。玄宗才稳下心来。这时李辅国等不再容玄宗言语，

便把他拥簇到了太极宫，住甘露殿。李辅国走时，把年壮的卫士都撤走，只留下几个老弱病残。

当天，李辅国和六军大将装模作样地去向肃宗请罪，肃宗说：“南宮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可是，李辅国和肃宗对玄宗还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命令陈玄礼致仕。两位亲信远离而去，旧宫人也都换掉，玄宗的伤心程度可想而知。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百官上表向玄宗问好，李辅国知道后就立即奏贬颜真卿为蓬州（今四川蓬安）长史。玄宗已成了肃宗、李辅国控制下的孤家寡人。处在这样的逆境中，玄宗更觉寂寞、凄凉，郁郁寡欢，心情不好，连饭也吃不进了，憔悴不堪，形同槁木。在玄宗病重期间，肃宗大概也认识到了玄宗再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鉴于父子之情，曾几次想去探望，但在李辅国、张皇后的威逼下，都不得成行。上元二年（761）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极宫。

安史之乱基本平息后，李辅国随肃宗回到长安，被任为殿中监，当上了皇宫总管，而且掌握了禁军，又先后被拜为闲厩、五坊、宫苑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所管辖的范围包括皇室宫殿、百工技巧、铸钱、农田、畜牧等方面，权势更加显赫。后来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国公。当时，李辅国“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李辅国还常在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李辅国口为制敕，决定后即施行，事毕才上奏皇帝。其他官吏竟无人敢提出异议。为了垄断大权，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还“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对稍有不顺从自己

意志的官员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打击。对中央到地方的讼案，他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判决，并声称是皇帝的决定。李辅国外出的时候，声势浩大，有数百名武士充当护卫。由于李辅国权势的显赫，当时，宗室贵人不敢呼其名，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出身于山东名门大族，见了李辅国执弟子之礼，谓之“五父”。地方上的节度使都是李辅国任命的，凡得到任命的人，都要到他家里谢恩。肃宗又为李辅国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的侄子元擢之女为妻。凭借裙带关系，元擢的弟弟元挹被任为朝中官员，元擢被任为梁州刺史。

乾元二年(759)，宗室李岷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揆、第五琦等共掌朝政。按规定，中书省是决策机构，下发诏书要由中书省决定。但李辅国专权，制诏常常不经过中书省，对此文武官员敢怒不敢言。只有李岷不惧怕李辅国，他“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岷”。他极力向肃宗陈说李辅国的违法行为，肃宗听后有所觉醒，就对李辅国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规定“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今后非正宣，并不得行用。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及六军诸使比因论竟，便行追摄，今后须经台府；如处断不平，具状闻奏”。在施行上述措施后，“挫辅国威权，辅国颇忌之”。李辅国暂时失去了传达圣旨、处理政务及凭借禁军独断国事的权力。李辅国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李岷非常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一次，凤翔七马坊押官盗掠他人财物，被天兴令谢夷甫依法捕杀。李辅国却怂恿押官妻上诉朝廷喊冤。肃宗下诏监察御史孙鉴审讯，孙鉴认为谢夷甫依法办案并无过错。押官妻又上诉，肃宗诏御史中丞崔伯阳、刑

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共同审讯，也没有发现谢夷甫有违法之处。押官妻在李辅国的鼓动下仍然不服，再次上诉。肃宗又诏侍御史毛若虚复审。毛若虚为了讨好李辅国，就给谢夷甫定了罪，说御史判案不公。崔伯阳等人知道后非常愤怒，要当面质问毛若虚，毛若虚吓得跑进皇宫去见肃宗，肃宗把他藏在帘子后面。崔伯阳等人来到皇宫，控告毛若虚为讨好李辅国判案不公。肃宗听到他们贬斥李辅国很不高兴，于是就把崔伯阳等人贬到外地。宰相李岷认为处罚过重，就对肃宗说：毛若虚按李辅国的旨意审理案件，目无国法，对这些人应加以严惩。这样以来，肃宗更不高兴了，就把李岷贬为蜀州刺史。李辅国就这样通过肃宗的手除掉了自己的政敌。

李岷等人被逐出朝廷之后，李辅国任兵部尚书。上任时，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威风，他令身穿戎装的武士陈列在街道两旁，百余名骑士在前面开道，后面许多车马相随，并在官署举行宴会，太常寺派人演奏音乐，朝中文武百官都来祝贺。

李辅国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他仍不满足，公然要求担任宰相。宰相是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非常重要。在历史上还没有宦官担任宰相的例子。肃宗看到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害怕将来对其失去控制，危及自己的皇位，虽然心里不高兴也只得假装微笑地说：“以公勋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了李辅国的要求。李辅国遭到了拒绝，他已猜到了肃宗的心思。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他要打破惯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宦官宰相。为了达到目的，他在宫中大肆活动。他找到宰相裴冕，让裴冕联络朝臣，联名上表推荐他任

宰相。肃宗知道这件事后，也赶快行动。他痛恨李辅国专权，但又没有办法，一旦朝中大臣顶不住李辅国的威胁利诱，上表荐举，到那时不答应恐怕也不行了。于是他就暗中让另一宰相萧华告知裴冕，不让他搞联名推荐。裴冕虽与李辅国关系密切，但也觉得李辅国的要求太过分了。在萧华的劝说下，裴冕坚定了决心，他说：“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也。”这样上表推荐一事就搁置不提了。萧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肃宗，肃宗非常高兴，李辅国的宰相梦破灭了。李辅国知道了萧华的行为后，对萧华恨之入骨，准备寻找机会加以报复。

为了解除萧华的相职，李辅国就在朝中培植亲信，最后选择了元载。元载是李辅国夫人的族亲，时任户部侍郎。李辅国多次面见肃宗，对萧华进行诬陷，要求肃宗罢免其相职。肃宗知道李辅国是故意报复，开始并没有答应，但最后还是顶不住李辅国的威逼，只得罢免了萧华，让元载代替萧华任宰相，萧华降为礼部尚书。但李辅国还不罢休，又通过元载诬陷萧华图谋不轨，将萧华逐出京城，贬为峡州司马。裴冕后来也被李辅国的同党程元振逐出京城，贬为施州(今湖南恩施)刺史。李辅国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政敌一个个排挤出朝廷。

李辅国的专权除去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是与肃宗的张皇后勾结起来作威作福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逃出长安，当时还是良娣的张氏一直跟随在身边，对肃宗可谓关怀备至。肃宗北上朔方，每到晚上休息，张良娣总是挡在外面，随时准备在危急时刻掩护肃宗撤离。肃宗在灵武即位，为鼓舞士气，张良娣产子才三天，就下床缝补士兵的衣服。肃宗劝她休息，她说：“此非妾自养之时。”所有这些，都获

得了肃宗的好感。许多军政大事，张良娣都得以参与。乾元元年(758)，张良娣被立为皇后。但她还不满足，权力欲望越来越大。

身居宫中的李辅国对宫中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如果投靠了张皇后，自己的地位将会更加巩固。为了攀附上张皇后，他不惜低声下气，“阴附会之，与相表里”，竭尽奉迎巴结之能事。张皇后为了培植私人势力，也需要李辅国这样的人。由此可以“持权禁中，干预政事”。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二人狼狈为奸，残害贤良。对有碍于他们扩张权力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迫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不满于他们专横跋扈的建宁王李从。

建宁王李，是肃宗的次子，英明果断，机智过人。马嵬驿之变后，他曾极力劝说肃宗登基称帝。建宁王的长兄广平王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建宁王被任命为典军使，主管禁军。他曾自选武士，保卫肃宗，深得肃宗欢心。当初，逃在四川的玄宗曾赐给张皇后一个七宝鞍，有大臣劝说玄宗：如今四海分崩，应当俭约示人，皇后不宜乘坐七宝鞍。肃宗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建宁王便把七宝鞍收了起来，并为肃宗的从谏如流感到高兴。但张皇后却从此对建宁王怀恨在心。

当时，张皇后曾恳求肃宗立她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这又遭到建宁王的反对。建宁王认为广平王已经被立为太子，在战乱期间，刚刚确立太子，又重新改立，势必引起人心波动。另外，张皇后的儿子还是婴儿，如果立他为太子，也不能带兵天仗，平定叛乱，对国家没有益处。时过不久，张皇后的儿子夭折。尽管如此，这件事更加深了张皇后对建宁王的怨恨。

张皇后和李辅国相互勾结，做了不少坏事。建宁王

在至德二年(757)曾向肃宗报告他们二人的不轨之事,说“良娣颇自恣,辅国连结内外,欲倾动皇嗣”。并要求尽早将他们除掉,可懦弱的肃宗并不相信。张皇后、李辅国知道后,对建宁王就更痛恨了。于是李辅国就在肃宗面前进谗言说:“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说建宁因为没有当上天下兵马元帅,心怀不满,准备谋害广平王。在他们的蛊惑下,肃宗不辨曲直,偏听偏信,竟下诏将建宁王赐死。这是一个冤案。他们制造的这个冤案,直到代宗大历年间才得以昭雪。实际上,建宁王兄弟之间并没有争权夺利的事发生,说建宁王谋害广平王更是无中生有。当初肃宗在灵武兴兵平叛,曾想任命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但他坚辞不就,并力主太子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元帅,以军功确立太子的威信。

张皇后与李辅国互为表里,狼狈为奸,专权用事达数年之久。由于李辅国、张皇后结党营私,在朝廷中已形成了很大的势力,懦弱的肃宗只能听之任之,任其摆布。

李辅国的发迹,与张皇后的暗中支持分不开。但随着权力的加大,李辅国变得越来越专横,逐渐的对张皇后也不恭敬了,这成了张皇后想独掌朝政的一大障碍。二人的矛盾不断加深。

宝应元年(762)肃宗病重,便下诏由太子李豫监国,处理军国大事。当时李辅国已权势熏天,张皇后与李辅国之间为争夺朝中大权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矛盾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张皇后早就想废掉太子李豫。安史之乱爆发后,李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在战争中立了大功,深得肃宗的信赖。当时,张皇后曾力图废李豫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但废立之谋没有得逞。李豫素与张皇后不和。张皇后的儿子死了之后，她又担心将来控制不了太子，于是便暗中接越王李入宫，准备取而代之。可是，当时掌握大权的李辅国是支持太子的，要除掉太子必须先除掉李辅国。于是张皇后想借太子的力量来消灭李辅国。

在肃宗病危之际，张皇后把李豫召进宫去，对李豫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哭诉说：“陛下病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张皇后听到这些话后，非常气愤，她说：“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她认识到这条路走不通，只得冒险，决定先杀掉李豫。

李豫走后，张皇后便立即把越王召进宫，对他说：“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当太子心切的越王急忙跪倒，满口答应愿意听张皇后的安排。张皇后派太监段恒俊选拔宦官二百多人，全副武装，埋伏在长生殿后，准备发动兵变，杀死太子。

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张皇后矫诏召太子入宫。可是他们的阴谋被李辅国的同党程元振发现了，并马上告诉了李辅国，李辅国急忙调集禁军数百人埋伏在凌霄门等待李豫。不一会，太子来到。程元振拦住太子，把张皇后的阴谋告诉了李豫，李豫不信，非要进宫。李豫说：“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就派人强行把太子带走，保护起来。然后李辅国、程元振又率兵冲进长生殿，抓获了越王、段恒俊等百余人。当时，张皇后和肃宗都在长生殿，张皇后闻变，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

辅国带兵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竟说不出话来，病情加重，又无人过问，当天就死在长生殿。肃宗一死，李辅国胆子更大了，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兵变的人一并斩首，拥立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

代宗受宦官李辅国等的拥立才得以称帝，在称帝后加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这样李辅国就成为唐朝第一个以宦官身份任宰相的人，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李辅国自恃拥立代宗有功，在朝中愈加专横，气焰更加嚣张。李辅国专权用事，甚至连代宗也不放在眼里。他竟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意思是让代宗只在宫中做傀儡，军国大事都由他自己处理，其独揽大权的意图昭然若揭。代宗听到他的话后，当然不高兴，但又不能显露出来。因为李辅国掌握兵权，羽翼已丰，代宗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表面上仍以礼相加，尊其为尚父。李辅国大权独揽，朝中事无大小，都向李辅国汇报，群臣出入先拜访李辅国后再朝见代宗。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他在朝廷中安排了大量的亲信私党。

李辅国权势的增加，不仅唐朝君臣多有不满，也引起了同党程元振的忌恨。

程元振本来一直是依附李辅国的，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程元振为李辅国立了大功。李辅国曾上奏肃宗任程元振为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负责皇宫的安全。对李辅国的恩惠程元振是非常感激的。程元振在拥立代宗称帝的斗争中立了大功，这是程、李二人关系变化的转折点。程元振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李辅国应当好好报答他，应授予他高官。可是李辅国只授予他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这些官职虽然不低，但程元振不屑一顾。他

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对李辅国产生了敌意，他要除掉李辅国取而代之。

程元振暗中向代宗控告李辅国的罪状，建议代宗惩治李辅国。代宗对李辅国的专横早已不满，只是无从下手，有了程元振的支持，代宗的决心也就坚定了，他要依靠程元振这个宦官来除掉李辅国。他首先解除了李辅国的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的职务，又解除了他判元帅行军司马职务，以程元振为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为了防止李辅国在朝中继续集结势力，在宫外给他建了一所住宅，让他去居住。这样，就把李辅国逐出了朝廷。李辅国大概也预料到末日来临了，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整日坐卧不安。后来他采取以退为守的计策，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这正中代宗下怀，于是趁机免去了他的中书令之职。

李辅国被罢免中书令后，想进中书省递送谢表，守门人把他拦在门外说：“尚书罢相，不合复入此门。”想想昔日的显赫，看看今天的遭遇，李辅国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李辅国失势后，他的亲信也被流放岭南或被赐死。

不久，京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案子。有个刺客闯入李辅国家，把李辅国杀了，把他的脑袋扔在厕所里，把他的右臂埋到了泰陵，祭典玄宗。李辅国就这样结束了他可恶的一生，真是罪有应得。

事件发生后，代宗曾下令官府追查凶手，但一直没有结果。有人说是主持正义的侠客杀的，还有人说是代宗不愿意公开处死他，派人杀的，也有人说是牙门将杜济杀的，但都证据不足。不管是谁杀的李辅国，在当时